

新金融的未来

从根本上看,只有回归金融科技的核心驱动力与特质,互联网金融才能实现“浴火重生”,这就需要重新审视,究竟什么才是新金融的未来

□ 杨涛

2016年的互联网金融“大戏”已然落幕,一轮“整治风暴”也使得“泥沙俱下”的互联网金融创新热潮更加冷静下来。展望2017年,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既面临“寒冬凛冽”,也有新的机遇与蓝图。从根本上看,只有回归金融科技的核心驱动力与特质,互联网金融才能实现“浴火重生”,这就需要我们重新审视,究竟什么才是新金融的未来。

互联网金融的热潮并非凭空出现,而是整个中国金融改革大势的组成部分。为了更好地加以认识,需要从国家和地方两个层面来看其战略定位和政策环境。

从国家层面来看,2017年处于大变革与转折时期,互联网金融发展的外部环境更加复杂。如:全球不确定性增加,可能全面转入流动性紧缩时期;我国金融监管体系改革进入最后博弈阶段;海外的互联网金融新业态普遍遭遇挑战,逐渐向金融基础设施层面下沉;在经济波动时期,国家金融安全与风险评估机制逐渐受到重视,在效率与安全的“跷跷板”上,逐渐倾向于后者;特朗普上台后,美国或许引领全球金融监管倾向的再度放松等。综合多种可能彼此矛盾的外部因素,整体上看,随着2017年的政策与市场格局趋于稳定,到下半年将会在继续防范风险的同时,注重如何真正提升新金融的活力。

对于互联网金融组织如何实现救赎,一方面,短期看,监管的创新容忍度变化很正常,国外曾面临更加严格的局面,如PayPal在美国曾一直面临各级监管者认为其非法从事银行业务(illegal banking)的质询,P2P网贷平台也受到严厉监管。另一方面,长期看,则需要扭转不良印象,成为金融体系的重要补充。重点包括(1)“不添麻烦”:风险可控,商业模式持续稳健;(2)“定位清晰”:或者做“小而美”的中前台业务,或者是金融体系基础设施的Fintech支撑,当然,盲目转型可能触及新雷区,如消费金融;(3)“提升效率”:真正发挥技术的外溢性,而不是“挂羊头卖狗肉”;(4)“各方共赢”:弥补金



融体系的短板与不足,践行数字普惠金融,体现互联网金融企业的社会责任。

从地方层面来看,地方金融改革曾有一些目标选择,如:对支持地方企业起到的作用;金融业的财税贡献;与国家战略吻合,提升地方品牌形象,带动中心效应与地产热度;不出风险和大问题;解决民间资本出路;金融制度与软环境的改善;解决就业与服务居民。向后排序的目标过去在地方重视不足,但现在逐渐受到重视,因为金融发展环境和基础从长期看更加重要。那么互联网金融怎样在其中定位?如:给地方形象带来“正效应”,不添麻烦;稳定的区域总部型机构,因“游牧民族”不受欢迎;做地方金融业的支持与补充者;成为地方金融生态体系的建设推动者。

在此背景下,金融科技带动的新金融应该体现如下变化:

第一,从科技金融到金融科技。过去谈科技金融,我们希望谈的是科技产业与金融产业的融合,但是在考虑这对关系时,大家更多考虑的还是金融对科技的单向支持,相关部门出台的政策中,在提到科技金融时,其实潜意识都指向金融如何更有效地服务于科技创新、科技

产业和科技事业。反观金融科技,它的思路并不是完全单向的,而是在更高层面上实现了科技与金融的融合——一方面,强调了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如何应用到金融产业链当中,实现金融功能的优化;另一方面,基于科技自身的发展,还会带来一些过去技术不发达的情况下难以想象的金融模式。需注意,金融科技其实并不是简单的虚拟经济。新的金融科技使得金融与实体在更多层面上有效融合,虚拟与实体的划分并不那么容易。科技提升整个金融产业链的效率,这在某种意义上不仅有助于金融自身的完善,而且间接有利于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。金融科技与创新,正如喝啤酒的时候,泡沫是衡量啤酒好坏的标准之一,好啤酒一定有漂亮的泡沫,但是有漂亮泡沫的不一定是好啤酒;泡沫太多的啤酒可能有问题,但是一点泡沫都没有的啤酒还是不喝为好。

第二,从经济科技到金融科技。当我们谈论金融科

互联网金融的热潮并非凭空出现,而是整个中国金融改革大势的组成部分。从科技金融到金融科技,强调的是如何在更高层面上实现科技与金融的深度融合,而虚拟与实体的划分并不那么容易

技时,会想当然地认为一些技术非常高大上,就有可能高估我们国家的信息技术发展水平。从技术层面来看,李约瑟难题表明,我国自下而上的草根创新能力有所不足,可能在科技应用层面还有很多短板。当我们喊着自己的技术赶英超美的时候,科技本身的发展程度、技术水平、基础设施支撑还有大量不足之处。例如,在国际电信联盟发布的报告中,关于2016年能反映ICT普惠程度的IDI指数,我国才居81位。这就需要清醒看到,发展金融科技不能仅仅以金融一条腿走路,尤其还不能有“金融科技腾飞幻觉”,在去除各类“弯道超车”狂热的同时,真正推动信息技术与金融技术的“并驾齐驱”式进步。

第三,从金融要素到金融功能。金融机构、金融产品、金融市场等称为金融要素,金融功能指的是这些要素可能实现的一些效果,如融资、投资、支付清算、风险管理等。当前,科技的冲击使得传统金融要素的边界变得更加模糊,比如,典型的银行类机构正慢慢变得不像银行;产品也在不断地进行跨界,无论是银行的理财产品,还是保险的万能险,在某种意义上都更接近私募的特征。要素的边界变得模糊,不再像过去那样泾渭分明。现在金

融科技正着眼于功能的实现,这是现阶段发展的重要特征。金融科技支撑下的金融创新,在新思路导向下,就会从规模导向转化为功能与结构导向。因此,金融科技追求的是功能的优化、功能的落实以及结构的完善,而不仅仅是抢规模,这是传统金融机构和新型金融机构都面临的问题。笔者称之为:不管黑猫白猫,能抓老鼠且遵守一般规则与“不同家庭习惯”,就是好猫。

第四,从金融技术到金融科学。应该说,科学与技术着眼点不同,科学解决的是理论问题,技术解决的是实际和应用问题。过去中国的学问重视实用,而科学精神本质上重视的是“无用的好奇心”。也有批评认为,我们只有“技术哲学”,没有“科学思潮”。具体到金融层面,我们关注的是应用层面的技术,关注的是产品、组织、渠道、客户这些马上能够带来效率的方面,马上能够改善的盈利模式。但是从金融科学的角度,更要重视的其实应该是金融制度、规则、文化、生态。在整个经济社会发展中,我们需要进一步反思现代经济金融的科学精神,金融创新土壤的质量更值得关注。需解决金融的“你是谁?从哪里来?到哪里去?”等问题。

第五,从金融分化到金融共享。新技术改变了原有金融发展中的生态关系。如:金融与实体的分化与融合,典型的是互联网产业链金融的范畴全面拓宽;金融模式的分化与融合:不再是互联网金融VS传统金融,而是这个信息化时代的金融(自上世纪90年代起);金融主体的分化与融合:高效、透明、共赢、持续的金融交易规则——改变“走自己的路,让别人无路可走”的扭曲;金融效果的分化与融合:真正的数字普惠金融,实现科技引领的金融“强身健体”改变“亚健康”,以及“精准治疗”解决病因。

第六,从行政干预到市场机制。无论强调金融服务实体,还是普惠金融,都要避免行政干预式发展,否则会出现好心办坏事的情况。在这个过程,需要政府和监管部门减少对金融的“父爱主义”和“母爱主义”,重构一个更加健康的政经生态关系。同样,还需走出“拍脑袋”决策,理性认识金融科技环境下系统性风险与非系统性风险究竟是什么,实现所谓“穿透式的监管”。要避免制度和规则的大起大落,使得政策预期本身不要成为挑战金融稳定的因素。

此外,金融科技对金融运行带来了一些全新的挑战,从监管角度来说,既需要有一些短期治理和危机应对的策略,也要有一些长期内在的稳定器建设。在新技术挑战时代,出一些小的危机、小的感冒也是正常的,使得“金融肌体”能及时排出毒素。如何更好地认识这些新挑战,是政府监管者和业界人士需深入思考的。📌

作者为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助理、研究员